

乱世

LUAN
SHI

倾君心



QINGJUNXIN

II



若花燃燃 著

RUOHUARANRAN
WORKS

清流世家，根基糜烂，倾覆只在一夕之间；

宫廷暗斗，尔虞我诈，朝堂暗涌波谲诡谲；

乱世之下，唯君倾心……

这世间，果然是一物降一物。

便是再睥睨天下，便是再纵横捭阖，碰到那个对头，也只能小心翼翼起来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乱世

LUAN
SHI

倾君心



QINGJUNXIN
II

若花燃燃

RUO HUA RAN RAN
WORKS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世·倾君心 / 若花燃燃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12-2677-8

I. ①乱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9512号

乱世·倾君心

著 者: 若花燃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钱 丽

封面设计: 80零 小贾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2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字 数: 70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677-8

印 张: 42

印 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乱世

LUAN
SHI

倾君心



QINGJUNXIN
II

若花燃燃

RUO HUA RAN RAN
WORKS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乱世

倾君心

· 倾世绝唱 ·



乱世·倾君心

倾世绝唱·001

第四卷

为君倾心

【一】他人嫁衣

回到阮府，见过大夫人和老夫人，少不得将紫英真人的病情详细说一遍，这才回蓼园东厢房。一进里屋，先看到案上的那盆春水绿波，苍翠欲滴，给整个屋子平添一股生机。便走过去，数了数，已经结了九朵花蕾。

前几日，这盆花摆在案上，她虽然也时不时地看几眼，却从来没有把玩过。秀芝忍不住打趣地说：“这盆菊花可真美，姑娘，是不是？”

阮碧斜眼睨她，见她抿着嘴直乐，说：“你呀你，且过来坐下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

秀芝见她说得正经，诧异地睁大眼睛。

“秀芝，刘嬷嬷是卢家出来的大丫鬟，作风大方，进退有据，你跟着她多学一点。”

秀芝耷拉了脸，嘟着嘴巴问：“姑娘可是嫌秀芝做得不好？”

阮碧摇摇头说：“不是你不好。你原本就是管着器皿的丫鬟，不与人打交道，没有机会学习，这方面自然不如刘嬷嬷。如今做我的大丫鬟，要常接触别人，如何说话，如何进退，这些都是该学的。你聪明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就能学会。”

秀芝点点头：“姑娘说的，我心里也清楚，不是见不得人好，就是有时候看姑娘赞别人好，心里妒忌。”

阮碧着实喜欢她坦坦荡荡的性格，说：“行了，我待你如何，你心里不清楚？下回再犯这种小心眼，就罚你每天给寒星、小桔念十遍女诫。”那两个小丫鬟听说秀芝在学识字，也闹着要学，秀芝便大包大揽，把自己前阵子学的字教她们。

“哎呀，姑娘，可不能这样，好多字我还不认得，会闹笑话的。”

两人正说笑，忽听叩窗声响起，跟着四姑娘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听说五妹妹回来了，可在屋里？”

阮碧忙走到窗边，打开窗子，四姑娘在窗外站着，背着光，神情看着有点落寞。

“我刚刚回来，四姐姐。”她眉宇间一派光风霁月，整个人好像清水涤荡过一样。四姑娘仔细端详着她，诧异地说道：“五妹妹容光焕发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”

难道自己如此沉不住气？阮碧摸摸脸颊，心虚地说：“没有，姐姐找我有事吗？”

四姑娘不说话，看了秀芝一眼。

秀芝识趣地说：“姑娘，我去倒茶。”

等她退下，四姑娘扶着窗子，默然地站一会儿，说：“不瞒妹妹，昨日我收到姨娘的信了……”顿了顿，“也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银子送进来的。”

“信上说什么？”

“只说是没事，想念我跟三弟。”四姑娘说着，眼巴巴地看着阮碧。

阮碧已经明白她的来意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今日我方从玉虚观回来，再提去观里母亲肯定不准。过几日便是中秋节，不如你去求三姐姐，让她去跟祖母请求，由你陪着她去相国寺为二叔祈福，祖母必定会准。到时候，母亲会派小厮跟着你们，等到相国寺后，三姐姐只说累了，要歇息片刻，再拐到二婶的商铺里，你从后门乔装出去，雇顶轿子到红叶庵，偷偷看完姨娘再回来。”

四姑娘眼睛一亮，说：“我这就去求三姐姐。”

她原本就与三姑娘交情好，两人最近又都时运不济，一个父亲和未婚夫同时落难，一个母亲遭殃，同病相怜，三姑娘满口答应。当晚请安，三姑娘提出，想由四姑娘陪着去相国寺为父亲祈福，老夫人见她整整瘦了一圈，揽在怀里，一口一个“天见怜的”，准了。

第二天晌午，阮碧睡醒起来，听说四姑娘已经回来了。忙梳理头发，整好衣衫，到她的绣房。窗子开着，她坐在绣架前面，正呆呆地看着美人芙蓉图出神，眼睛微微红肿，显然是哭过。

“四姐姐。”

四姑娘惊醒，转眸看着阮碧，勉强一笑，说：“五妹妹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事要请教，你进来吧。”

阮碧走进绣房，低声问：“姐姐，姨娘可还好？”

四姑娘眉眼耷拉，摇摇头说：“一直没好，到如今还下不了床，人瘦得都快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姐姐别急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方才姐姐说有事找我，是何事呢？”

四姑娘点点头，拉着阮碧的手说：“五妹妹，这西王母祥云图就要绣到脸了，我早就画好脸了，只是我只见过太后一面，怕画得不够真切，五妹妹来帮我看看吧。”

阮碧心里五味杂陈，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四姑娘以太后样貌总共画了十二幅西王母祥云图，可见她筹划已久，却一点风声都没有透出来，阮碧也不禁惊叹她能沉得住气。这十二幅图，或是出尘之态，或是雍容华贵，或是敛目慈悲……各有韵味。不过，因为只见过一面，又在战战兢兢的情况下，都有些似是而非。这倒正合阮碧心意，如果样貌完全一样，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拍马屁，反而不美。要的就是这份似是而非，留下想象空间。

仔细比较后，阮碧还是挑选了出尘之态的那幅，然后指点四姑娘稍作修改，改成七分肖似太后。选定图后，四姑娘只用两天就绣好了，又叫阮碧过去看。说句实话，这幅绣

品在四姑娘的绣品里不算什么，但是整个绣品只用黄梅挑花一种针法，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，再加上四姑娘绣工了得，针脚密实，所以显得很别致。特别是西王母，神韵悠远，衣袂飘飘，灵动之至。

阮碧啧啧称赞：“四姐姐果然十指春风。”

四姑娘抿嘴笑着说：“是五妹妹构思了得。”

旁边秋兰笑着跟秀芝说：“两位姑娘又开始互相吹捧了。”

这下子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“四姐姐，咱们拿去给祖母瞧瞧。”

“好。”

阮碧和四姑娘相偕到老夫人院子里，老夫人刚刚午休起来，坐在榻上拿着一块白狐皮，身边围拢着一干嬷嬷媳妇，吱吱喳喳地说着话。看两位姑娘喜笑颜开地进来，老夫人好奇地问：“四丫头、五丫头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”

“祖母，上回说的西王母祥云图绣好了，您看看，合适送给太后做寿礼不？”阮碧说着，冲秀芝和秋兰一使眼色。

两人各抓着一角，松开手，绣品如同卷轴画一样地展开，半人高的西王母祥云图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，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。老夫人把白狐皮搁在榻上，站起来走到近处，仔细看了看，惊诧地说：“倒是头回见这种绣品，怎么绣出来的？”

阮碧抿嘴一笑说：“只用黄梅挑花绣的。祖母，觉得如何？”

秋兰见一直她在说话，微微皱眉，冲四姑娘使个眼色，意思别让五姑娘抢了风头。

四姑娘虽然看到了，却当作没有看到，只是笑呵呵地看着阮碧和老夫人。

“说不上多精致，却是十分别致。”老夫人赞许地看了两位姑娘一眼。

阮碧笑呵呵地说：“祖母再看看西王母的脸？”

老夫人的眼神已经不太好，眯着眼睛，前进一步，退后一步，折腾半天终于看清楚，忍不住“哟”了一声，惊愕地看着阮碧和四姑娘：“这是……太后……”

阮碧微微颌首。

老夫人默然片刻，她出生名门望族，嫁入百年世家，见多识广，一念之间已经掂量出这幅绣品的价值。按捺着心里的欢喜，她坐回榻上，和气地说：“不错，先收起来吧，等一下叫管家去配个上好的轴子和匣子。”又冲阮碧和四姑娘招招手，“都过来，到我身边坐下。”

从前四姑娘因为绣品合老夫人的意，也曾几次到榻沿坐着，但是自打阮碧得了老夫人欢心后，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。听到老夫人又叫她过去坐，心里微微激动，不敢抢阮碧的风头，慢几步走到老夫人的右手边坐下。

老夫人各拉着她们一只手，说：“两个丫头辛苦了，说吧，要什么奖赏？”

阮碧说：“我也就动了一下脑子，真正辛苦的是四姐姐，这一个多月，常常绣到半夜三更。”

四姑娘则谦逊地说：“这是孙女的本分，祖母不必奖赏。”

阮碧笑着说：“四姐姐，祖母心里高兴才想赏你，你客气，岂不是坏了她兴致？”又对老夫人说，“祖母，我替四姐姐讨个赏吧……”

四姑娘睁大眼睛看她。

“四姐姐这一个多月日日夜夜都在绣房里，都没空去看林姨娘，如今这事情了结了，又赶着中秋节，就让她去红叶庵看看林姨娘如何？”

若是平时，老夫人定然不准，今日心里高兴，拍着四姑娘的手，慈爱地说：“四丫头，她是你生母，又逢年过节的，看她也是本分。不如，改日叫五丫头陪你一起去吧。”

前几天私下去看林姨娘，匆匆忙忙，只待了一刻钟，难得有机会能堂堂正正地去看她，四姑娘眼底闪过一抹狂喜，说：“多谢祖母。”又看阮碧一眼，感激之情不言而喻。

阮碧怕夜长梦多，说：“不用改日，就今日，这才刚刚未时。”

老夫人诧异地看她说：“你今日下午不是要跟你母亲去大长公主府里拜访吗？”

阮碧微怔：“母亲没有跟我说起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大夫人已经进来了，埋怨地看着阮碧说：“四处找你，原来你跑这里来了，快去换身衣服，随我去大长公主府里，马车都在门口等着。”

明明是她故意不通知，好让自己没有准备。阮碧不好说什么，回东厢房换了一身衣服，到垂花门。只见二姑娘也在，今日她精心装扮过，身着红底如意牡丹襦裙，头发上别着赤金镶红宝石点翠簪，再加上她身材窈窕，五官明艳，令人不敢逼视。

她看到阮碧一身蜜合色缠枝莲花襦裙，只别着两支样式别致的珍珠宫花，连个头面都没有带，不屑地移开眼神。

这一回阮府答谢大长公主的礼物足足备了两马车，其中以八盆一品菊花为重头。

惠文大长公主在东边偏殿接待她们，看到大夫人奉上的礼单，又看到一品菊花，眼眉弯了弯，说：“阮夫人真是太客气了。”

大夫人微笑着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大长公主对我家几个丫头照顾有加，我心里感激，一直想来拜访，可惜前阵子里家里有事走不开。如今赶在中秋节前拜访大长公主，希望没有太迟。”

大长公主笑了笑，把礼单递给旁边的嬷嬷，示意她收下。目光先移到开屏孔雀一般的二姑娘身上，又移到她下首的阮碧身上，触及她发间的珍珠宫花，眼神又温和了些。这宫花是她上回赏赐的，难得阮碧有心，专门戴过来给她看。

上回她让东平侯夫人到阮府试探口风，已经二十多天，一直也没有等到消息，后来听说是阮家二爷出事了，想来是家中纷乱，无暇顾及。今日大夫人递帖拜访，便是来回话，心里隐隐觉得不妥，一般来说，回话也应该是通过东平侯夫人。她想了想，对崔九说：“带两位姑娘去见静宜吧，我和阮夫人说会儿话。”

崔九点点头，笑眯眯地对阮碧和二姑娘说：“二位姑娘，随我去见我家静宜县主吧。”

顾静宜早得到消息，穿上会客的衣服在西边侧殿等着，彼此见过礼后，她欢欢喜喜地上前来，拉着阮碧的手说：“阮五姐姐，都快一个月没见了，你怎么一直不过来玩呢？我好想你。对了，你送我的灯罩，让我家小白哥哥抢走了。”说着，不高兴地嘟起嘴巴。

顾小白抢灯罩？阮碧微微诧异，说：“那灯罩我绣了好几个，改日叫人送过来给你。”

顾静宜大喜，说：“多谢五姐姐，对了，还有桩事要告诉姐姐。”然后转身从旁边抱起“米团”，喜笑颜开地说，“我家小白哥哥终于答应让它叫‘雪球’了，这还得谢谢五姐姐。”

“谢我什么？”

“上回你来过后，我跟小白哥哥说，人家阮五姐姐都说雪球好听，后来他说，真烦，那就叫雪球好了。”顿了顿，顾静宜笑弯眼睛，“所以雪球能恢复原名，还得多谢五姐姐。”

这关我什么事，阮碧有点哭笑不得。

二姑娘在一旁坐了半天的冷板凳，看顾静宜与阮碧如此亲热，心里又是妒忌又是恼火，眼波一转，笑着说：“我也觉得，米团没有雪球雅致。”

顾静宜毫无心机，听她赞雪球，欢欢喜喜地说：“阮二姐姐你也这么觉得哦。”

“你这只猫真漂亮，比我养的那只漂亮。”

顾静宜惊喜地睁大眼睛：“你也养猫？”

二姑娘点点头，说：“除了猫，我还养着八哥、鹦鹉。”

阮碧不爱养宠物，也没有这个闲心养宠物，自然与顾静宜没有什么话题，无非是见过两回熟悉一点。顾静宜一听二姑娘是同道中人，眼睛一亮，抱着雪球坐到她身边，叽叽咕咕地说起来。两人就猫的颜色说开，一路说到鹦鹉的叫声，八哥的尖嘴……

二姑娘十分得意，斜斜地睨了阮碧一眼。

阮碧懒得理她，看着东边侧殿里，下人鱼贯出来，显然是主客之间要谈正事了，不免有点奇怪，阮府与大长公主素无往来，能有什么正事好谈呀？

东边侧殿，大夫人客客气气地说：“……我家二丫头时常跟我提起您，说您对她照顾有加，还亲点她的诗为头名，赏赐金子。那丫头得你赏赐后，非常高兴，用销金荷包装着，挂在床头，天天看着。”

大长公主听她一直说二姑娘，却绝口不提阮碧，心里隐隐明白一点，摇头说：“莫非二姑娘不曾跟你说，那五两金子我原本是想赏给五姑娘的。”

大夫人微微尴尬，说：“二丫头说过，还说后来顾大少爷来评诗，最后点了她的那首。”

大长公主恍然大悟，看来是在这里误会了，笑了笑说：“我家小白瞎闹而已。”

话已至此，双方都基本表明态度。

大夫人犹豫一会儿，再一次问：“原来那金子是赏赐给我家五丫头的呀？”

大长公主肯定地说：“没错，一直是五姑娘。”

一股怒火从大夫人肚子里涌起，这五丫头究竟有什么好，紫英真人看中她，惠文大长公主也看中她。她坏了二姑娘与谢明月这桩亲事，如今又要夺顾小白这桩……大夫人按捺着怒火，决定再试一次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五丫头已经在议亲事……”

大长公主脸色一变，眉毛不悦地挑起，以她之地位，遣人议亲，居然还被拒绝。她拔

高声音，叫了一声：“来人。”一千丫鬟嬷嬷太监进来。“何总管，我乏了，替我送阮夫人出去吧。”

一个太监应了一声，朝阮夫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

大夫人没有想到大长公主的性情如此乖僻，一不高兴，直接赶人，十分狼狈地行了个礼退出偏殿。下人又去西偏殿把阮碧和二姑娘请了出来。二姑娘正跟顾静宜说得火热，诧异地走到大夫人身边，低声问：“娘，怎么这么快就……”

大夫人斜她一眼，制止她往下说。

三人到门口，发现礼物也被退了回来。京城交好的名门世家，逢年过节都有礼物往来，阮府从前与惠文大长公主虽无交情，但她上回赏赐阮碧，答谢也是礼尚往来。连礼物都退回来，分明是惠文大长公主极度不满。阮碧暗暗奇怪，大夫人交际手段不弱，怎么会跟大长公主闹僵了呢？

她哪里知道惠文大长公主是说一不二惯了的人，别人丁点犹豫在她眼里都是忤逆，更何况，大夫人敢直接说出阮碧在议亲——休说只是议亲，便是定亲了，惠文大长公主都觉得理应退掉……

大夫人知道这回事情办砸了，回去禀告老夫人，少不得挨一顿骂。因此回到阮府，直接打发两位姑娘回各自的院子，自己一个人去见老夫人。

阮碧回到蓼园，写了半个时辰的字，汤婆子满脸堆笑地来了。

“婆婆，什么事？”阮碧继续写着字。

“姑娘。”汤婆婆凑近一点，低声说，“听说方才老夫人骂了大夫人一顿。”

这事阮碧早预料到了，神情淡淡地说：“哦，就这事呀。”

汤婆子发现这位姑娘的胃口越来越刁了，一般的消息已经满足不了，硬着头皮说：

“老夫人骂了大夫人后，叫管家备车，去东平侯府了。”

阮碧一怔，看看钟漏，都已经过申时四刻了，到东平侯府都得酉时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，都不能等到明日？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得作罢，仍叫秀芝赏了汤婆子。

隔日，管家把装好轴承、配好木匣的西王母祥云图送了回来，老夫人又展开细看，分外满意，主动提出，让阮碧陪着四姑娘去红叶庵探望林姨娘。

红叶庵位于京郊十里的一片枫树林边，不大不小。听说庵堂原本是一位相爷为犯错的姬妾修建的，后来渐渐出名，大户人家的姬妾若是犯了错或年老色衰，便都打发到这里，美其名曰祈福，其实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了。

林姨娘住在后院偏角一间小小的矮房子里，阮碧进去，先闻到一股药味、潮骚味混杂的恶心气味，低头一看，只见炕边尿壶洒出大半在地上。胸口浊气上冲，伸手想要推开窗子，四姑娘拉住她，歉意地说：“姨娘还不能吹风，妹妹先去外面等着我吧。”

待会儿她们母女要说悄悄话，自己反正是要避开的，阮碧也不强撑，点点头，上前一步，对炕上躺着的林姨娘屈膝一礼：“见过姨娘。”

林姨娘面容消瘦，再无从前的妍态。她勉强笑了笑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多谢五姑娘来看我，这里腌臢，姑娘还是去外头坐着，别沾了秽气。”

阮碧看她鬓角都开始泛白，心里不是滋味，说：“姨娘放宽心，好好养身子，来日方长。”说罢，退出房间，到外面的日头底下站着，方才缓过一口气来。

秀芝也跟着退出，很是震惊：“怪不得每次回家，娘一再跟我说，可千万不能做妾。”

“你娘倒是个聪明人。”

秀芝点点头，说：“娘说她以前在梁王府当厨娘的时候，府里的姬妾就跟走马灯一样，去了一批，又来一批。”

听到这话，阮碧只觉得心里像揣着一块大石头，说不出的烦闷。一会儿，见秋兰提着水桶出来，料想是要打扫，对秀芝说：“你也去帮手吧。”

秀芝没有丝毫犹豫，点点头，挽起袖子进里屋去帮忙了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秀芝才出来，低声说：“吓死人了，被子里全是跳蚤，一个个吸足了血。”

阮碧浑身毛骨悚然。

又站了一会儿，秋兰眼圈发红地出来，低声说：“五姑娘，姨娘请你进去说话。”

这回再进屋，已没有方才那股恶心气味，床单被子都换过了，林姨娘倚着炕背坐着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四姑娘站在炕头，正在给她梳头发。

“五姑娘，四姑娘跟我说，是你求情让老夫人准她来看我的，多谢你了。”

“姨娘别这么客气，我不过是张张嘴巴。”

大宅子里，张张嘴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很多时候张了嘴巴，不仅不会准，还得挨骂。这个五姑娘，从被囚蓼园东厢房，到如今敢张张嘴巴，凭的什么？林姨娘虽然不清楚，却知道她比四姑娘强。“五姑娘就别谦虚了，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四姑娘。”

“我与四姐姐同住一个院子，理应互相照顾。”

四姑娘抬起头，默默地看阮碧一眼，手里不停地替林姨娘挽好一个发髻。拿过铜镜对着她，说：“姨娘看看，可还合意？”

看到镜子一张蜡黄的脸，林姨娘赶紧移开视线，推推四姑娘的手说：“合意合意，你跟五姑娘待得够久了，快点回去吧，免得大夫人骂你们。”

四姑娘看看窗外，知道时辰不早了，依依不舍地说：“姨娘，你好好养身子，我下回再来看你。”

林姨娘也是不舍，眼底闪过一抹暗红，点点头。

从红叶庵回来，这一路，四姑娘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怔怔地发呆。

一直到走进蓼园的月亮门，她才回过神来，拉住阮碧的手，坚定地说：“五妹妹，这回多谢你，我会记着一辈子的。”不待阮碧回话，松开手，大步往正房走。

阮碧看她背影一眼，往东厢房走。刚抬脚，东厢房门帘挑起，秀平出来了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姑娘总算回来了，三老爷想请姑娘过去一趟。”

阮碧心里一跳，跟秀芝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去秀平姐姐那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跟着秀平到香木小筑，只见阮弛蹲在院子里的水池边，正在喂金鱼，没拄拐杖，看来腿伤快痊愈了。

阮碧上前见礼。

阮弛抬头看她一眼，一松手，把手里的鱼饵全撒在水里，缓缓站起来，嘴角挤出一丝冷笑，说：“真是好手段呀，五丫头。”

阮碧不卑不亢地说：“三叔年仅二十，就成为正六品官员，大周朝没有几个。在三叔面前，我如何敢枉谈手段？”

阮弛恶狠狠地说：“我都是靠实力取得的，不像你攀附权贵。”

“这话就可笑了，三叔你若是没有攀附上晋王，能升得这么快吗？”

“我与他有同袍之泽，共历生死。”

“那三叔以为我与他是什？”

阮弛看她面沉若水，着实纳闷，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谈到男人，怎么还能这么淡定。
“不要脸。”

阮碧微微恼怒，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。”

阮碧充耳不闻。

阮弛只得快步拦在她面前，不情不愿地说：“他有信给你。”

阮碧瞪着他说：“退还给他，下回叫他派个礼貌的人来送信。”说罢，绕过他，径直走出院门。

阮弛僵在原地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一会儿，他走进书房，把怀里的信塞进《兴平广记》里，叫来秀平：“把这本书送给五姑娘，记着，她不收，你也别回来了。”

秀平不敢接书，扑通一声跪下，抽泣着说：“三老爷，你还是直接杀了秀平吧，五姑娘的性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上回晋王那么请她，她都不肯回头，我又有什么办法能让她回心转意呀？”

阮弛把书扔在她脚边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要想死，也死在她那里。”说着，转身到榻上躺下，背对着她翻开书看着。

秀平跪在地上，抽泣半天，见他背影一动不动，心里凉凉的。当初自己怎么会鬼迷心窍，非要跟着这个三老爷？大老爷虽然年龄大了，好歹比三老爷会疼人。

知道哭也没有用，秀平抽出手绢，抹抹眼泪，捡起书走到蓼园。她也是有自尊心的，被阮碧三番五次的拒绝，心里是既怕她又厌恶她。

秀平在门口徘徊半天，咬咬牙，挤出一脸的笑容，走进东厢房，见到阮碧，二话不说，先跪下，高举《兴平广记》过头顶，说：“五姑娘，三老爷说了，若是姑娘不收这本书，让我死在姑娘这里。”

阮碧看她眼睛通红，鬓角微乱，恻隐之心顿起，但又不愿意这么便宜阮弛，否则以后，他回回拿秀平的性命来威胁她。她想了想，拿起书，拉起秀平说：“你随我去见三老爷吧。”

秀平一听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姑娘你就当可怜可怜……秀平吧。”

阮碧想了想，也不为难她，说：“秀芝，你留秀平姐姐在这里喝杯茶吧。”说罢，她

带着书，又到阮弛的院子，走进书房，直接把书摔在他身上，指着他鼻子说：“你真是一个懦夫，出了事就把自己的女人推出来。”

阮弛翻身坐起，冷笑着说：“什么女人！不过是别人硬塞给我的下贱奴才。”

阮碧气噎，说：“你倒是推得一干二净，当初你不要谁敢逼着你收。”

阮弛捡起《兴平广记》，扔回阮碧脚边：“把信收下我就准她回来。”

“想我收信，先向我道歉。”

“休要做梦了。”

“好。”阮碧捡起书，取出信，“向我道歉，否则我直接撕了它。”

阮弛震惊，直直地看着她，见她眉宇间一股狠绝，知道自己这回是输定了，咬咬牙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说：“好，我向你道歉，方才不该说你不要脸。”

阮碧二话不说，把信塞进袖子里，往外走。

“五丫头。”

阮碧顿住脚，回头看着阮弛。

“我等着，等着看你飞不上高枝摔得稀巴烂的那天。”

阮碧轻蔑一笑，说：“三叔，你别做梦了。我为什么要去攀高枝，我只会自己长出翅膀。”说罢，快步走出香木小筑，随着走动，信在袖子里磨蹭着皮肤微微发痒，心里也跟着蠢蠢萌动。

一回到自己屋子里，打发走秀平，又叫秀芝守好门，她迫不及待地拆开信。

谁为此祸，祇搅我心。

只有八个字，这倒是很符合他的性格。

阮碧莞尔一笑。

中秋节过后第三天便是太后圣寿，因为不是大寿，所以操办从简。虽说从简，也是整整三日的庆典，前两日宫内设宴小庆，寿辰当日则由皇帝率百官、皇后率内外命妇朝贺。

天未亮，大老爷就穿上朝服进宫了。稍晚，二品诰命的老夫人和三品诰命的大夫人穿上厚重繁琐的礼服，戴上凤冠披着霞帔，也进宫候着。

这日的早请安自然免了。

用过早膳后，阮碧到四姑娘绣房里做绣活，两人都有点心神不宁。

按照惯制，各地百姓官员贡献的寿礼早就呈上去了，礼部根据礼单清点，从中选出特别吉祥稀罕的奇珍异宝面呈太后赏玩。比如说四姑娘的西王母祥云图早在三天前就呈上去了，但是太后能不能见到这幅绣品，要取决于礼部官员的眼力魄力以及阮府关系打点得如何。有些寿礼，即使不错，如果关系没打点好，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太后面前。

当然，这一点，阮碧并不担心，大老爷虽说无所作为，好歹也是礼部侍郎。所以这幅西王母祥云图，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会在恰当的时机呈上去的。至于太后见到会如何，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“妹妹在发什么呆？”在画案前忙乎半天的四姑娘见阮碧拈着针出神，走过来，推推她。

阮碧笑着说：“我在想太后见到姐姐的杰作，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”

其实，四姑娘心里也正惦记着这桩事，但她心里忐忑，不敢多想，怕到时候空欢喜一场。“妹妹还是别费神了，圣意岂是咱们能揣测的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姐姐方才在画什么？”

四姑娘拉着她往画案前走：“上回不是答应妹妹，要帮你做一件秋衫吗？如今总算得闲了，绘了几张小图，妹妹过来挑一下，喜欢那个样式？”

美食华服，阮碧都喜欢，听到这话，自然雀跃，跟四姑娘到画案前站着。四姑娘总共画了四幅服饰小图，都是襦裙，款式大同小异，细节处却各有各的曼妙，阮碧啧啧称赞，觉得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一时挑花了眼。

正拿不定主意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吧哒吧哒的脚步声，跟着寒星的嚷嚷声响起：“姑娘，姑娘。”

阮碧一惊，赶紧到窗边探出头，冲她招招手：“别大呼小叫的，过来说话。”寒星是她一大早就派到垂花门守着的，交代过她，听到有关宫里的事情就回来。

寒星跑过来，额头微微汗湿：“姑娘，宫里来公公了……”

看来正如预料，阮碧欢喜地弯下眉眼，斜睨四姑娘一眼。却见她虽然极力假装不在意地垂眸看着小图，捏着纸的手却轻轻颤动，纸张簌簌作响。

“是来传二姑娘进宫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阮碧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笑容僵在脸上。

四姑娘也惊愕万分，转头看着寒星。

寒星不解地看着表情大变的阮碧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是来传二姑娘进宫的，方才二姑娘已经走了。”

阮碧扶着窗子站着，脸色发青，千算万算，居然算漏了一件事。

站在她身后的四姑娘收回视线，怔怔站了一会儿，缓缓地坐下，眉间一丝怏然怨愤。

沉吟片刻，阮碧恢复镇定，对寒星说：“你再去守着，有消息再回来告诉我。”

寒星见她一脸严肃，有点吓着了，赶紧点点头走了。

看着她跑出院门，阮碧才整理好思绪，转身看着四姑娘。

四姑娘神情木然地拿起其中一张小图，说：“妹妹，六幅裙讲究飘逸之姿，比较适合两色相间。散花锦色彩浓艳，花团锦簇，还是做成曳地石榴裙吧。”

“就依姐姐的意思。”

四姑娘点点头，看着小图发了会儿呆，蓦然一笑，如云破月明，随即眼眶却红了。

阮碧心生不忍，说：“姐姐，咱们先不着急，再等上一等。”

四姑娘又点点头，到绣架边坐着，拈起针线。

一直等到酉正，宫里再无来人。不过，老夫人和大夫人回来了。

阮碧听到寒星的回报，默然片刻，银牙一咬，拉起四姑娘的手说：“走，姐姐，咱们

该去给祖母请安了。”

四姑娘不动，反拉着她的手，悲怆地说：“妹妹，到如今你还不明白？”

“我明白，我只想去看看，她能毫无内疚地看着你吗？”

“便是内疚又如何，还不得认了？否则就是欺君之罪，咱们也逃不了干系。”

阮碧默然片刻，松开她的手说：“你不去，我去。”

四姑娘转眸看她，见她一脸坚决，叹口气，说：“妹妹既然一定要见到黄河才罢休，我便陪你这一遭好了。”

也不带丫鬟，两人一路沉默，到老夫人的院子。

守门的小丫鬟笑嘻嘻地说：“两位姑娘来得真快，老夫人刚回来，你们就来请安了。”说着，向里面传，“老夫人，四姑娘和五姑娘来了。”

等了好一会儿，才传来曼云的声音：“请两位姑娘进来吧。”

阮碧和四姑娘进偏厅，只见老夫人榻上坐着，已经换上家常服饰，脸色光亮，眉间一团喜气。曼云站在她的身后，小心地帮她按摩脖颈。老夫人歪着脖子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可真是老了，凤冠虽重，从前也没有这么痛过，今日感觉像是一座大山压着，脖子都快直不起来了。”

曼云笑着说：“又跪又拜的，自然是重了。”抬头看着阮碧和四姑娘，“两位姑娘来了。”

老夫人冲她们招招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四丫头、五丫头，正准备叫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自己就过来了。”

阮碧早在进门瞬间就换上笑容：“我早猜到祖母有话要同我们说，所以拉着四姐姐过来了。”

这句话别有深意，老夫人自然听出来了，瞅她一眼，笑着说：“你果然聪明。”摆摆手，“都坐下说话吧。”

阮碧和四姑娘坐下，都看着她。

老夫人沉吟片刻，神情自若地说：“四丫头、五丫头，太后看到西王母祥云图十分欢喜，留二丫头在宫里住一宿。”

尽管阮碧早猜到了，但看到她毫无内疚、坦然自若地说出来，心里还是一团怒火燃烧，真想一巴掌打在她的老脸上。

四姑娘笼在袖子的手则紧握成拳。

老夫人又说：“今日，太后当着所有命妇的面，夸我们家的西王母祥云图别致精巧，这是咱们家的体面，四丫头、五丫头，你们身为阮府女儿，要以大局为重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，祖母，孙女明白。”四姑娘柔声答应，手指甲掐着手心，钻心的痛。

见她如此识趣，老夫人满意地颌首，又见阮碧垂眸一声不吭，心里不喜，摆摆手说：“我在宫里待了一天，乏了，你们下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四姑娘应了一声，拉着阮碧退出去。

刚走出角门，大夫人满脸喜色地过来，四姑娘又拉着阮碧退到一侧见礼。

看着两颗垂下的脑袋，大夫人眼睛里闪过一丝嘲讽，得意地说：“四丫头、五丫头，辛苦了，改日有赏。”

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两位姑娘的耳朵里，一直游到心房。

待她走过后，阮碧直起身子，转身看着她的背影，眼神冰冷。

四姑娘叹口气，伸手拉她，说：“五妹妹，想开一点吧，咱们又能如何？”

若是这事情落在自己身上，阮碧也许还不会这么愤怒。因为是自己给四姑娘一个希望，却又让她落空了，这才是她最感愤怒的地方。

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思虑有欠妥当。”

原以为大夫人即使有私心杂念，有老夫人坐镇，也不敢乱来。但是真没有想到，老夫人心目中家族利益至上。为了所谓的家族利益，甚至可以欺上瞒下，让庶女为嫡女做嫁衣。她这么做的原因，阮碧方才已经想明白了，四姑娘只不过是庶女，太后再喜欢，最多也就是纳入后宫做嫔妃。皇后是官家结发妻子，贵妃育有皇长子，其他嫔妃要想在后宫出头很难，一个不受宠的嫔妃对阮府的帮助是有限的。

但是嫡女不同，阮府本来就门第不低，若是二姑娘得到太后欢心，完全有可能被选为晋王正妃，那对阮府来说，是极大的体面。

估计老夫人在看到西王母祥云图之后，就动了其他念头，否则不会主动提出让四姑娘去看林姨娘。这分明就是犒赏。在她眼里，四姑娘的辛苦付出也就值这么一点价。

“五妹妹，算了，有时候，咱们得认命。”

阮碧听四姑娘语气凄然，眼眸深处却藏着一团火，知道她也已经想明白了。默然片刻，她坚定地说：“姐姐，我是不会认的。”说罢，也不再管四姑娘，快步地往蓼园走去，越走越快。

老夫人亲手撕下阮府的最后一层面纱，让她彻底看清楚，在这府里，所有的姑娘都只是工具。她会盘剥再盘剥，谋取最大的利益。今日，她拿四姑娘给二姑娘垫脚；明日，她会拿自己给谁垫脚呢？

从前阮碧还抱着一点天真，以为她看着阮兰的面上，也许会待自己好点。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。老夫人固然因为阮兰对自己有怜惜之情，但是到了利益关头，她会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，来滋养阮府的花团锦簇。所以，必须要去寻找另外一条路，一条在任何时候都能让自己全身而退的路。

一口气走到蓼园门口，阮碧站在台矶上回过身来。

夜幕已经落下，抄手游廊每间一段路挂着灯笼，雕梁画栋、亭台楼榭若隐若现，美不胜收。可是有谁知道，这番美景遮掩着什么样的肮脏？这一刻，阮碧觉得阮弛说的没错，这腌臢地方，真该毁去。

【二】他心如月

稍晚，主管下人的何嬷嬷过来，把蓼园所有的丫鬟都叫去了，说是要训话。

阮碧猜测是要下禁口令。四姑娘绣西王母祥云图，不曾宣扬，知道的也就是蓼园的